



7

8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一

奏議二道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召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劄子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臘月詔求直言時任太常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

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

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

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區區之忠惟陛下留



神幸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道郊禋竊見陛下裸獻  
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  
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  
成慕神考卹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于宗社  
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  
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  
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摠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  
貽謀固契丹之衰亡後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  
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符

多違指縱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遣有貪婪之患金國  
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  
高山深林險阻以為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  
郡縣為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造徼而  
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狀陛下側席  
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  
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  
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獲與  
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



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望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于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源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為最下策下者誠為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

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軸轡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于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時馴以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在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于事為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于體為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修己安人



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為之臣願陛下降明詔  
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除製造之局省賜予之  
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  
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  
事勢稍縱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  
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  
忌諱衆多人才俾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  
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  
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

復催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為任職而不肯  
諫小臣以畏縮為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  
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  
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  
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  
有不足為者况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  
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有千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  
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于下僚或遜  
于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不出



平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用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弗復譴責仍于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儲聚兵以食為天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

穀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于用兵禦敵為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于何所取而足內帑已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闢斂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也困正當苦節以為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論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



裁減也况于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  
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于事今  
日之勢迫矣屯土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  
取于吾民如前日之克夫錢則四方盜賊圍視而起  
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之如臣前所陳  
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  
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樁管專給軍費御  
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  
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反觀察使待

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今各進家財以助國用  
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  
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于  
淮浙沿流州軍高備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  
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為浮議所阻財穀充伋軍儲  
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  
臣聞人主身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眾  
者莫大于號令號令者國之綱紀也其在天如風雷  
在人如血脈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脈不悖其



理則四肢運故人主之于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  
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  
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  
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  
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來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  
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  
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  
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  
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為虛設而政事之出所

以多門也首尾銜決先後錯忤有司疑于趨赴四方  
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摠攬權綱為得計而不知國勢  
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  
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  
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  
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夷狄不難  
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  
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于民深譬如江  
湖漫散悠遠魚于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



卷之四十一  
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  
既廣取于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  
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和買米穀  
則又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  
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數名曰  
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  
皆為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柴鹽敷配課額贓吏  
猾胥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  
不飢寒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

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  
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其盡以錙銖而用之如泥沙  
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  
巨盜一呼從之者颺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為梗  
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  
為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  
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  
免行錢措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  
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

卷之四十一



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  
大槩已舉矣變危為安莫先于此至于選將勵兵多  
方捍禦之策臣請試為陛下陳其梗槩捍禦之策其  
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為天下之所信服  
者為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  
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鷙勇有謀素為士卒之  
所信服者各得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  
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  
立邊功者召問方畧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

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  
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為兵者務令數  
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  
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為固旁近州縣  
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特重養威勿與之戰  
待其根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  
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  
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  
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



起于閑廢務在物力協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  
胆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  
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  
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  
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  
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  
夷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  
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  
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

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  
堂深計之昔漢文帝匈奴大人適乃命周亞夫等三將  
軍，霸上棘門佃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  
臣切願陛下命將帥統兵屯于近郊訓練士卒陛下  
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  
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  
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于渭水  
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  
遜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才數駟真宗渡



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者理直而有  
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于自  
治者而以料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為先  
不可以為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  
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  
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  
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俱而况欲合衆志  
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  
以捍難制之虜為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

聞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前事之  
驗從事之元龜也臣昨于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  
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  
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  
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  
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于顯言故欲面奏蒙謫  
降遠小監雖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  
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  
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天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



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  
正在今日臣伏願陛下萬机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  
宗勤勞積累堂構畀付之重俯為子孫蕃衍衆多萬  
世無窮之計留意于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  
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  
臣進退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計  
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几芻蕘之言或  
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一己之  
計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召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冬十有二月十三日有旨

赴都堂議事訖隨宰執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具已見劄子

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  
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  
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培克  
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得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  
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安慰人心  
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  
也然臣以為事勢迫矣結衅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



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矣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為苟且僥倖覆載隱諱以趣禍亂庶几可以轉危為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決于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還將勵兵躬臨訓練

降詔問罪涓日啟行以懼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深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為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天施權謀遣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異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



挫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  
之此中策也下策為避狄之計如天王法那而居岐  
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戶知之臣亦疑聖  
意或出于此何哉比者不識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  
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石起淮浙兵二也接  
欄汧汧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  
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不深計之而  
熟念也委陵寢宗廟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  
邇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虎也事勢一去不可振復

臣恐軍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于事是不若偕用之愈也  
不得已臣有愚計願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  
倘不契堅意必死于斧錢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于  
亂兵與其死于亂不若死于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  
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  
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事也而建以  
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  
監國此時國家問暇之事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



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  
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  
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于萬死之  
一哉唐明王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  
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  
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  
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  
則胡不假皇太子以往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  
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

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  
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于此者乎臣意  
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  
下深思而定之于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  
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如釋重  
負享安逸于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  
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  
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



以纓紉帝堯之心所以敢直言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止進封事朝奏夕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啟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于田千秋哉謹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二

奏議三道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論禦寇用兵劄子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

聖皇帝受內禪云二十  
六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宇騰歡



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其疑傳付大器  
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  
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  
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質寔形四方  
英偉之姿久動羣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  
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  
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方度紀綱  
蕩無繞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上應天心下順  
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

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意邇者道君  
皇帝下罪己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梧克  
之法招徠忠謹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于前陛下不  
可不知于後造于始陛下不可不續于終正猶堯之  
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  
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  
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為之治仰惟道  
君皇帝既以為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  
非播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



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生社有如童貫者招  
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佞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  
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權雄之謀竒作技淫巧以  
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  
田掊斂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  
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  
俅者罪實比于四凶誅宜行于兩觀陛下以其久在  
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  
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

郡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  
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廵而不敢進  
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綱照以離明為宗社生靈  
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  
矣若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  
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甚惑之至于宰相臺諫之  
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  
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  
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



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  
為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為臺諫者何以糾  
官邪而諫王慝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  
宗社其罪豈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  
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己之言所不忍聞仰  
讀之人為之掩泣此誠為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  
于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  
偃然如故恬不為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  
致人于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為深謀不忍捨去而

慮他人之軋已也求病之療豈可得哉為今之計正  
宜深訪博採求人于閑廢疎賤之間所謂擢卒為將  
拔士為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  
直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  
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大至嘗具狀  
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之誠以謂陰氣太盛恐  
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于顯言故  
欲面奏尋蒙謫降、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  
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



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為  
陛下言之宗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  
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于東南此皆兵家禍大而應  
遲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鳥鳴于  
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消弭  
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公有善言三而熒惑為之退  
三舍此至必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  
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  
赤光散溢此君道哀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即位

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  
之應此天下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羣臣之  
厚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  
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  
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為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  
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總  
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急迫夷狄寇  
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  
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



熟審而思維之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  
正典刑過惡之輕者亦量加貶謫然後寬大之詔一  
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人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  
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性愚直  
為衆所知已久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以上狂言惟  
乞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其幸甚取進止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奏狀

綱伏觀道君皇帝斷自淵衷傳位皇帝交遜之際燦  
然明白雖堯之禪舜無以過此下視唐之諸帝夫何

足言綱竊以謂名號之稱宜極尊崇以彰盛德伏請  
尊崇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帝曰道君  
太上皇后務合典禮以昭示四海而垂于無窮伏乞

朝廷詳酌召百官赴尚書省集議事宜施行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有八日有旨宣召對建和殿進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  
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破伐  
州犯太原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方入者圍安肅軍  
犯中山府以搖河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各



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  
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陛下初即大位退托謙損  
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  
其何以禦捍夫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  
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曼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  
具陳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實皆至計伏  
望陛下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  
勝幸甚今具畫一條陳開列下項

一今來金國之寇合為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

夫廣張兵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  
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  
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之用周亞夫破  
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列傳可以為法  
一今來金國遣使有所邀求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  
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欲得歸  
明之人二也欲厚邀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  
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以謂金國  
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獯鬻以紆



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于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為兩朝赤子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為過厚至于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為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以割遺人夫夷狄人貪婪無厭設使割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

燕山接境惟賴塘灤為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一今來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為之一人帥大河以北屯于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于瀋滑一人帥河東屯于澤路許以便宜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為率據要堅守慎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為萬金然後舉師虜必自退遁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為率擇有權畧武勇為



士卒信服者為之人才不足則召募武舉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略擇相貌者龐識見高明者隨才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金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為率與已起發兵通為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次分撥及屯駐畿甸

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將運副使各一人專行管勾許置益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船隻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乃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賞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酬獎

一畿甸并近今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



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值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郡其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癯老  
 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强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  
 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于閑廢務在協力公  
 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  
 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眾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  
 扼其歸路絕其糧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夷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  
 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寢陵理宜修修  
 嚴以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備責  
 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現在禁旅宜于近郊講武訓習車駕  
 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武勞帝亞夫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叙述無法全不留該載  
 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宮膺受



天受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遲而赦書行速  
臣恐四方疑于觀聽欲乞別降手詔叙述詳備指  
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就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  
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搖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  
罷之起州郡現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河北  
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強幹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搔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直  
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舖  
兵士深慮不可憑杖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路置  
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白旗子探報給降  
銀字牌為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發  
運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幹強素有風力之人委以  
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兼領諸道  
鹽鉄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以為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



務宗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  
擇當施行取進止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三  
奏議六道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論募兵劄子

論用兵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辭免兵部事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



內禪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具奉辭免思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代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時貳卿實重其選况今夷狄內侮邊隅動搖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以昭藝祖之丕烈宜有英俊來陪昌期如臣庸庸何足採拔雖往年論事濫得于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于實効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請誤恩以安愚分

論募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有八日延和殿賜對得旨講求募兵之良策二十九日蒙恩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三十日再對延和殿遠呈乞委臣相度具畫一施行

臣近蒙恩賜對便殿面奉聖諭講求募兵之策臣切謂今日募兵訓練宜依倣周官五兩卒旅師軍之制創作六軍每軍二萬五千人合十五萬人先會計在城畿甸禁兵數目若干諸色廂軍揀選強幹者數目若干不足則募一應逃亡軍人不拘曾作盜賊有罪犯諸色人不足則起畿甸保甲不足則起近畿州縣民兵即時團結為保仍于吏部揀選召募大小使臣



校尉曾應中武舉及有邊功及有方畧人量才選充  
部轄將校近上將佐自朝廷遣差其召募去處合分  
作四項一項招揀一項刺 一項團結一項給賜利  
物並即時相閑了當候人數足日令于京城四壁園  
苑內分屯逐時訓練其合用旌旗金鼓甲冑器仗帳  
幕什物並計定數目分委開封府將作少府軍器監  
即置造應副不旬月間可以集事如所陳合聖意即  
乞委臣相度具畫一奏聞施行取進止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  
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為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  
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  
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于謙之上六稱利用行  
師征邑國于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尼以濟功師之成非  
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于金人卑辭厚幣  
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  
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



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為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  
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為浮議所動則天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  
奏劄更容臣來早上朝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御批 然不可輕若他先取盟可也慎之慎之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  
知所指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机宜得瑰奇之人以  
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

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  
拙動輒多忤宣和初道君太上皇帝識拔執筆螭坳  
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爭舟楫事無敢言其所  
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事當  
路擠排流落七載太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  
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火弛備盜據全  
燕肆其凶威于犯王畧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聖  
子意未有決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歲  
首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



者又躬述利害回鑿與之幸為固守之策此皆臣子  
常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擢自庶  
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  
下不世殊遇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  
深恐勲績不効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  
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以安  
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防忘食不寐修  
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進營逼虜  
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毀其半

濟勝可萬金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凡敗大  
事然平仲受節制于宣撫不聞白于行營二月一日  
夜半平仲之出神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  
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其臣應拔頃刻之間使  
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  
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衛分遣兵馬解范瑄王師旨等  
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  
下明日復則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  
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



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實無它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兼金未逾三宿亟垂台命俾還舊職原本缺六字為守之事諭以怨愁讒謗欲持

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思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即取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乘

臣本志無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于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于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固圍以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救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



數罹困死良嘗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  
事肅宗復議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  
邁往之事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  
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卑立一身朝無親黨  
之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  
知戒懼今縱內外祖定未敢亟去若叨冒魏絳進長  
樞庭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臣素性愚直  
伏望陛下聖慈察臣至誠出于迫切非敢矯飾務為  
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以安庸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子辭免蒙  
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  
副由中之命豈材慙于柱石亦位長于樞衡輒時至  
慈求安微分謝伏念臣性質淺窳學術迂疎常自信  
其朴忠頗著聞于柱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  
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烏撓趣召奉貳奉之職知  
無弗為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臨  
籍山河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



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  
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繫人力實賴天功而臣叨擢任  
于肅機仍倚充于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  
師每揚聲于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羆  
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  
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輳各喋血乘勝  
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  
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糧食空乏指歸路  
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

爰邀截而絕疋馬踦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璧  
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罄寘褚之陋惜貪夫之妄作帳  
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微臣  
初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蔽增領脩禦之  
政俾兼宥密之謀鑒照若茲糜捐罔避然孤危之跡  
僅免傍傷而驕桀之胡既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  
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鈴而有愧行印引去尚留須  
臾將分事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  
于淮浙逐天子崇養于晨昏彗掃星流畫久逸永寧



卷之四十三  
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  
榮務遠權勢舉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牧身  
效眉山之裴度庶全始終或解怨仇倘若冒居右府  
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易盈之量  
崇難進之風曲回煥文矜存確素恐至于惑謗若載  
寵以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它

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  
宗土地為人子孫當因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唐  
濼以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  
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關遣使議和李  
稅鄭重之寄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  
相為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  
與李邦彥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朝官當  
與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畀之  
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是再拜丐



罷蒙陛下恩厚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于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劔臣亦罷斥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以遠挾質以往必期于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有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憂何以為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

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死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為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將守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于何郡控扼防托當于何兵蓄聚當于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為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指畫未蒙施行當今急



務無大于此願下臣章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  
 施之天下不勝幸甚昔者不仁不義之徒  
 當于國儲錄外也非當于何事當果嘗于何事  
 三能入心德能及不指排我來我置何所與之博  
 為三能錄錄然則去金入二十餘錢然不不  
 而全如不其處豈然君今職勤於古惟中與何  
 若也然已不百中其報所部三能備者豐誠不自日  
 王至而而分已與德人故將以幾難或難得用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四

奏議八道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第二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奏知朝見道見太上皇帝劄子

乞納玉帶劄子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  
攘之效敢具陳其悃幅輒躬問于起居謝伏念臣奮  
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  
是微才猥當任責臣丁丑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  
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于機  
政仍兼總于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  
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為堅

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畢施金賊于七日夜攻雲澤  
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壕特弓障弩兩兵紛集  
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却退因遣  
使以請和主土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于好約  
復更定于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而歷陣、虜歸  
待命兵戢有時然不脩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  
前史以為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  
黠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  
社必安恭唯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



以恤民隱德已洽于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  
于蒼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閑從容吳越  
之奧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  
重歡誓竭駑軀少申毫髮鳴鑿禹穴遙瞻方外之遊  
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  
金賊綠藥師叛既陷燕山寢視河北城壘相望而無  
藩籬之固收守相守而無封疆之臣老將待兵望風

先清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于中原勁兵直  
指于魏闕以正月七日迺通都城剽掠士民焚蕩廬  
舍以大火船鉄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于倉卒臣  
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于汴流之中  
殺獲數千人迨曉方思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  
戎之衆蜂屯蟻聚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  
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  
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取死士  
焚藝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



乘棹以強弩射之往，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卯以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死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竝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內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

練出戰之兵使虜蠲減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跋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祇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冒虞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天心已明涓守何悔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

靖康元年春三月十日

六日得旨前去南京迎奉道君太上皇帝十日七日行次陳留縣途遇道君太上皇后船登



舟奏事以事節并所得語言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抵陳留縣三十五里遇道君太上皇后船臣同黃經臣于岍上起居訖蒙傳教旨勞問臣託內侍官李修等奏稟乞依趨野例至幄次前奏事奏教旨允臣即時登舟于簾前叙訖拜具道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及道君太上皇后年時保護之德蒙問朝廷欲使于何處居住臣對以見遵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指揮建潁景園為寧德宮時暫居住他時須于龍德宮側別建宮室方協典禮又蒙問時暫居禁中有何

不可臣對以天下大義惟禮與情，欲其通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孝慈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聞但有司議禮以謂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未到闕間殿下欲以居禁中于禮未合恐非所以副天下之望蒙諭朝廷須是措置教是則得臣對以朝廷如此措置但欲協典禮順人情以副天下之望而宮安則宗社天下安矣既退臣復召提舉人船內侍官李修等三人委曲諭以前說及天下大義皆以為然又蒙太上皇后賜食賜茶及賜以行官



吏錢五百貫文遣李修諭臣既居寧德宮復欲一到中瞻拜神御可否如何臣對以殿下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往省問如欲暫到禁中有何不可既而解船臣步即前路奉辭訖依稟聖旨迺遷前去迎奉道君太上皇帝竊謂太上皇后已有許旨居寧德宮之意臣更望陛下聖慈曲全孝道不須過有疑慮如不許使臣人從入皇城之類似不須如此乞與宰執議使情無間阻別致生事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臣不勝虔禱之至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南京二十一日

朝見道君太上皇帝賜對幄殿具劄子進呈

臣伏念自布衣諸生即荷陛下教養叨塵科第竇被異恩荐歷清華皆出親擢每思奮勵少答殊遇去歲蒙恩召還迢迢戎寇犯關遠邇震驚蒙今上皇帝委任于倉卒擾攘之際躬率將士以死扞賊所幸堅城可守援師漸集賊因悔悟而去此則上天垂佑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也顧知臣綿力薄材沮于群議不能蕩馘醜虜以摠憤懣忝冒政府以懼以慙方今鑿輿



旋軫二聖重歡稽之古今誠為罕有臣之區、志願  
初畢已其累奏只候迎奉還闕乞身東歸安養疲耗  
伏望道君太上皇帝聖慈憐念舊物曲賜保全使獲  
退休里閭則始終仰荷天地大德非臣捐所能報稱

第二劄子

臣伏以鑿輿南幸未數日間賊遽犯闕閉守扞禦者  
四十餘日方圍城之中今上皇帝瞻慕慈顏言輒涕  
下惟冀事定早獲奉迎還宮今幸賊已遠去中外寧  
謐翠華天旋將畿甸宗室戚里父老民庶出宿跂望

聖慈早戒徒御言歸都城上以副皇帝孝思欲養之  
心下以慰臣子夙夜祈向之意天下蒼生不勝幸甚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春三月二十有一日

到南京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即于二十三日朝辭先以事節及所得聖語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二十日晚至南京詣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得  
旨令來日見二十一日早賜對幄殿首問臣離闕日  
皇帝聖躬萬福臣對以陛下聖孝思慕欲養之意數  
十言道君淚下稱皇帝仁孝四海皆知凡數十言次  
問臣賊馬到城下守禦次第臣以實對知道君宣諭



此中一一具知臣進劄子二紙其一乞鑿輿早還蒙道君宣諭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四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其一叙臣往蒙道君知遇及蒙陛下委任方艱難時得效犬馬之力只候迎奉還宮二聖重歡臣得乞身之意蒙道君撫勞再四及稱陛下書中褒獎之語面賜臣玉帶一條金魚袋令臣即時繫服又言行宮人皆喜公來且以此要慰其心臣拜謝訖退蒙遣使賜臣酒果香藥等是日日本欲詣天慶觀鴻慶宮神霄宮燒

香聞臣催促奉近禁衛儀物等將到遂展一日仍有旨令臣扈從二十二早道君遺蔡攸鄭詳凡三次諭及稱七寶輦皇帝未曾御禮數太過欲只乘簞子如何臣對以陛下出自聖意專以此奉道君願乘御使南都士民聳觀盛事是日臣同趙野宇文粹中蔡攸等扈從詣三處燒香觀者如堵莫不感悅既歸行宮召臣對便殿具道所以內禪之意并出親書青詞草令臣齋示宰執等及言前日措置未當數事臣遂一解釋道君宣示此等皆未事但勿為形跡使四海觀



者不好即得臣對以陛下聖孝欲極四海之奉以養道君皇帝倉卒擾攘之中朝廷有司措置施行或有未至願以保全宗社大計為念細故不足深責陛下惟恐少有不當道君意者日夕憂慮至于全不進膳願有以安慰之以副天下之望道君諭臣言尋常只為性快有些小事只欲說破便無事公盡此中底裏來早辭早先歸達此意安慰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謂臣曰公輔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勞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

拜受命又出小字書數事令臣奏知皆未微易從之事容臣到闕日面奏陛下今具合奏知事如右

助

乞納玉帶劄子

臣比者奉迎伏蒙道君太上皇帝以陛下過有褒獎之語形于書問特賜臣玉帶古簡恩隆禮厚實非微臣之所可克當但以上皇宣諭再三而臣之此行正欲調和兩宮使無疑阻不敢不受昨日奏對已嘗具劄子乞行繳進並賜銀絹等不曾請受乞納左藏庫以助軍費伏蒙聖恩不允所請臣雖拜命退竊惟念以



無功而享厚賜實所難當伏望陛下聖慈許依前劄  
所請特令繳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之至取進止

御批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道君太上皇帝行至拱州降賜御批令奏稟欲

留內侍馮彥等事具劄子奏知

臣伏奉道君太上皇帝特賜御批恭審鑿與已次拱  
州即日季春極暄聖躬萬福臣子之情不勝感抃但  
思禮過優非所敢承豈任惶懼伏奉處分令其奏使  
臣馮彥等事臣今早入對已即時奏聞得旨專遣中

官致書問聖意所欲留者當稟聖訓然臣見以憂虞  
之餘心力凋耗已入劄子乞罷知樞密事外任宮祠  
恐不獲前路迎候無任瞻天望雲激切屏營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五

奏議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乞免賦祥曦殿從駕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親筆手詔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劉子靖康元年三月

道君太上皇帝將還京師上御筵和殿議

奉迎之禮飲南仲出劄子乞盡屏道君左

右內侍等不許至奉迎行宮輒入者斬公

謂不必如此但遵常法足矣語頗侵之再

對睿思殿南仲遂許伏闕事乞罷

付御史臺根治公上劄子乞罷

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

方艱難之時固當殉國忘軀而至于揣分量才又有

不能則止之義輒申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

愚學問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任政府自蒙

委任夙夜究心外捍強敵內安眾志上賴宗廟社稷之

靈陛下神聖所格醜類退師京邑寧謐傳檄而三鎮

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志志願粗畢而臣自

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于思慮意氣

索于憂虞內揆涼薄實難勉強况今朝登老成賢智

並用正論得伸于廟堂德意下洽于海隅此自天下

豪傑忠智之士當達茹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

副陛下嘗瞻願治之意願如臣者才術既疎心慮曠



耗正恐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  
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  
終保金之恩捐軀報國期于異日干冒天威無任戰  
汗之至取進止

御批

今封還奏卿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  
所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付李綱

第二劄子

臣適具奏以脩經憂虞心慮憤耗乞罷知樞密院事  
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使蒙聖慈特降中使封回所奏

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地非臣  
靡捐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  
下龍飛之視適值艱難國家多事蒙被獎擢得以見  
危授命少効臣節都已底寧夷狄道歸此皆陛下聖  
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孤危之跡疎拙寡助力  
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  
日常願賊馬既退三鎮保全上皇鑾輿回闕二聖重  
歡目覩盛事乞身歸休安于田疇乃其素志違令早  
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抵臣以士庶伏闕之事是



臣結構至欲送御史臺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筦橫遭  
誣讟有玷國體寧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得已  
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憐使遂所請  
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現解  
出啟聖院安泊聽指揮取進止

御批依已降旨不許搬出啟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

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  
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

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  
自庶僚荷備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庭所  
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雖叨  
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于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  
無愧今日戎馬既還國勢粗定庶幾易退以補前愆  
至于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况因廷對同列議  
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包耻忍羞強顏取容不唯有  
玷國體亦將取輕于陛下具何以協贊帷幄之謀折  
衝萬里故敢仰恃大恩乞身而退庶几去就之節尚



無愧于古人伏望陛下聖慈憐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使顛隳荷恩無窮沒齒難報現今已在啟聖院住泊聽候指揮不勝虔禱之至取進止

御批

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

乞免赴祥曦殿從駕劄子

臣伏蒙陛下特遣中使宣押祥曦殿起居從駕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寧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赴赴伏望陛下聖慈特賜蠲免謹具奏知

御批

體前後累降旨速出供職雖上百章亦當封還

###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一外任宮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方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臣于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天聽伏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也臣區區之志本欲俟邊境稍寧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乞外補已嘗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



因事輒發伏望睿慈察臣忱誠特從所請雖處田里  
敢忘大恩不勝祈懇之至謹四具劄子奏知取進止

批御

不允仍依累降旨赴院供職勿更有請

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指揮處諸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  
聖訓不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鉞斧  
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辯  
論臣以謂天下之理明則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

可以至堯舜闇則疑：則闇：與疑並推之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  
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探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  
實無他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睿思殿忽言  
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劫寨并言初五日士庶  
伏闕係陳公務首先率眾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  
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為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  
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不  
付御史臺則罷陳公務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



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實謀用兵嘗于  
榻前議論八事謂如扼河津禁沙掠以困金人以將  
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神師道等同  
對實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  
夕止緣三奉御劄力疾出封邱門前去策應而外庭  
至今猶以為平仲之舉臣實使之且平仲係受宣撫  
司節制節雖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  
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他故而南仲舉  
以為罪何也臣既罷之後搬出浴室院謝絕賓客皇

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  
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  
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諒蒙聖察而南  
仲補指陳公輔專以誡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  
平生當日在與不在伏闕之中臣不得而知之也若  
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為非自合即  
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且公輔之為諫官  
非臣薦引亦不與南仲事而南仲亦以為去就何也  
臣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



為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為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為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之知使臣不受黜闇之鏘臣之于此豈得不辨若必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至成履載之恩終始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御批

不允所乞今封還卿奏速依舊供職勿復有請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臣前日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初二日蒙遣中使宣押赴福寧殿賜對臣嘗面奏第五劄子伏蒙陛下再三宣論還所上章仍命中使押赴樞密院供職臣不敢不遵稟聖訓即曾具奏俟奉迎早日當伸前請今上皇還宮既已累日聖孝所格中外鼓舞今早又獲扈從問安寵德宮日觀盛事可謂幸會而臣以憂虞憤耗之餘被巧詆難明之謗尚冀聖度保全得請骸骨伏望天慈許臣所乞所有前日進呈劄子謹具繳進冒瀆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依累降旨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卿忠義之志朕方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更不  
得有請仍赴樞密院供職付李綱

親筆手詔付李綱

卿累貢封章懇求去位自危陳態甚駭朕聞廼者虜  
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  
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  
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

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願以  
為輔佐多聚廟堂朕于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自以為  
庶几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  
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  
辭方懼雷霆之震時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辯明  
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極涕零謝伏念  
臣結納無奇迂愚有素幸始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



勞受知既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  
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  
之孤跡洗黜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  
辯博陸之譖竇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  
職守修政事而攘夷狄方冀奉于敷謨捐軀命以狗  
國家誓力酬于天造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有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六

奏議

論守禦劄子

論邊禦敵八事

乞修塘灤劄子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乞措置三鎮劄子

辭免轉大中大夫表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第二劄子

論守禦劄子

虜出境乞用富弼守禦一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為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智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

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乞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三十萬眾不可則是知制勝之術在于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狄正宜用富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勅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上策也所有富弼策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



伏望陛下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酌用之取進止

備邊禦敵八事

三鎮官吏軍民為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于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

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兵隸德博建橫海軍一

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自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十中之五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結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其武藝精強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



事有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于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所牧之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其值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

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于稻田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祗西山形地處下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情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



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禮糧草鈔法一切以現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自不敢動矣

一陝西鮮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貧願

復祖宗鹽法舊制以慰閩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灤劄子

虜騎既退乞用李邈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觀神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保全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豈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即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敵之策所當預脩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灤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灤既可以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自亦可因高就下隄以長堤瀦蓄水櫃以為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竅以虞奔衝茲事體大非籍能臣



未易辨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祠以邈充使專切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几克成大功以為永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叅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于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今賊雖遠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

懲創時方向暑雖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為之備一日選將二日募兵三日訓練四日保甲五日馬政六日繕器七日峙糧八日修城壁九日增塘灤十日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經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因未有暇今度具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恪位樞筦方



艱難之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  
大事無過于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衆合  
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几有濟  
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叅謀官四員于職事官中不拘  
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以  
時推行如蒙允許容具臣續具姓名以聞

御批依奏叅謀編修官添置四員

乞措置三鎮劄子

臣樸野無所取材自蒙陛下委任力守三鎮不可割

之議區區赤心始終一節不願謗尤者誠謂祖宗土  
地雖尺寸難以與人倘必割之無以立國冒瀆聖聰  
者孰矣臣累次面奉聖訓候金人過河別行遣使許  
議三鎮之地今來計程已見渡河之日所有三鎮合  
行計議乞降御前文字付臣因控扼河津兵行選使  
同共前去更進止

御批三省密院同共詳議莫更早辭遣使求之見親

王隨行不可輕易繫國安危  
辭免轉大中大夫表



臣綱言近具劄子辭免覃恩轉官蒙荷聖慈降詔不  
允者出震膺圖咸慶風雲之會乘龍施澤敢懷雨露  
之私洵貢忱辭莫回淵聽竊以歷數盡歸于大命謳  
歌允協于民心大寶既臨群工受祉如臣者以身許  
國初何意于升遷叨位本兵顧已踰于涯分更容貪  
冒徒速顛躋伏望皇帝陛下俯徇至公曲從素願惜  
名器之重爵尊朝廷行貴近之先化成海宇俾能無  
愧實預有榮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禦

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齊御前蠟書間道  
至太原賞之補訖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侵  
不可長之語  
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奏行批知大臣尋  
權侵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  
懼臣伏念昨日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  
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  
行訖以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初定屢曾面奏  
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郵之間賊馬屯泊間  
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故



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為此也。無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皆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一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委與今宸翰以為專權竊恐聖意未有所亮也。臣聞衆噓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以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几于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龜勉以圖報効而浸潤日聞聖德已感臣之

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大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受身然竊以謂任則當勿疑、則當勿任。惟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况臣自比日以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慮有悞國事伏望聖慈許臣手本官致任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于結草臣無任虔禱之至



御批前日所批正係要依祖宗故事無纖芥之疑卿但安職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章奏

第二劄子

臣特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樞密院供職及家屬歸府第仰荷天恩第深感戴竊念臣偶以冗材濫膺重任初乏捐埃之補自貽專輒之愆大度蕪容未加譴責何施面目復冒寵榮伏望陛下終始哀憐曲垂保庇特依所乞許臣手本官致仕使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年非徒危疑之跡可以少安亦使進退之間

不累國體庶足以上副委寄不勝惶懼待罪激切之至

御批 依已降指揮不允仍止來奏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七

奏議

辭免河北河東路撫宣使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  
种師道以疾乞

罷宣撫使有旨以公代師道  
宣撫使河北河東上劄辭免

第二劄子

親筆宣諭請行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第六劄子

第七劄子

第八劄子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謝賜裴度傳劄子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

魏洪簡章疏上進

第二劄子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既

宣撫使命以車馬未辦量展行日御批遷延

第二劄子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第五劄子

宣諭雖累百章亦不允辭免

宣諭即速辦行宣諭陳奏請行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靖康元年五月种師道以

疾乞罷宣撫使有旨以公代師道宣撫使河北河東路上劄辭免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河北河東國家根本之地委

令宣撫臣以孤立誤蒙天恩自度僚中擢任樞筦以

死報國此志已定凡當危難之秋主辱臣死乃分之

宜但今日此舉繫國安危种師中以宿將統重兵以

援太原不旋踵而潰散臣獨何人敢任此責又种師

道威望素隆見為宣撫若罷師道而授臣恐外議不

以為當區區微軀誠不足惜懼誤國事倘陛下必欲

使之亦何敢辭調兵選將應副錢糧須旬月始辦太



原園久王師旣歿深可寒心慮此數日間也已難守  
矣適見布衣高世兼奏狀謹繳進更容來早稟受聖  
訓謹具奏知

御批 如師道不罷亦不妨事便可治行此任無  
易卿者為朕建功切在審而後行不可輕接戰

### 第二劄子

臣伏奉御批以臣辭免宣撫使除命特加訓諭此任  
無以易卿者竊念臣自遭遇以來惟知竭忠盡力以  
圖報効而橫罹謗議皆出意外累嘗乞身未蒙俞允

且使待罪樞莞仰承睿筭尚可黽勉若令宣撫西路  
將兵于外豈臣孤危乃敢當此伏念聖慈特賜照察  
餘俟面奏

御批 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

### 親筆宣諭請行

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適覽章奏太原府出人五百  
斫賊數十級以此見之尚可為卿何不奮然請行以  
成功名可體慈意

### 第三劄子



伏奉宸翰今其有名望武臣契勘方今有名望武臣無如种道師者雖老其智謀猶足用旦夕入覲以優禮待之必肯為陛下用以李彌大副之朝廷已為得人所有臣今來除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不勝幸甚御批 不允所乞國家方多難之秋不可再辭

第四劄子

臣適方具劄子辭免恩命復蒙聖慈特降親筆手詔今與种師道同行勿復有辭者臣之區區已具此奏伏望睿察追寢成命臣無任祈懇悚惶之至

御批 不允所乞

第五劄子

臣伏奉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免宣撫使除命復降御批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之秋不可再辭者竊念臣自變故以來奮不顧身以徇國家未嘗輒敢辭難蓋荷陛下知遇得以少効孤忠今日師中挫衄內外惴恐此誠多難之時捐軀報國實臣素志豈復當辭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內揆絲薄實難勉強而况遭罹讒謗動輒取咎積憂成疾心力



殫耗豈敢以孤危之忠乃輒當統帥之重伏望陛下  
特加睿察寢罷此除更俟來日面奏次第

批成命已行必無改易卿當為國立功不得辭免

第六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除臣宣撫兩路應大小事一  
委便宜施行不從中制但責成功亦不求速者仰荷  
委寄之重敢不奉承睿旨然臣適見河間帥臣奏報  
賊馬侵犯雄州安肅軍一帶乞差兵三五萬人前來  
防札又見姚古奏報陳迪郝懷下把南北關人兵並

皆潰散乞添差兵把截事勢已急與其令臣作宣撫  
使統兵二萬前往滑州所費不資曷若各分萬人犒  
設訖往河北松邊及河東把截以濟一時之急所有  
河北制置使只就委劉韜于事為使其种師道乞加  
優禮或留京師或歸屯所乞自聖裁臣非為身謀但  
欲措置當理以濟國事伏望陛下聖察謹具奏知

御批 卿宣撫兩路此等事可一面施行劉韜事

令三省降旨种師道已留京師

第七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宣撫使新命并乞罷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特降中使封回劄子蒙賜御批不允所乞臣仰荷天恩第深感涕實以宣撫樞筦之職于今尤為重任而臣才術淺薄中遭讒謗難以冒居非敢以為身謀蓋恐誤國大事伏望陛下察臣忱誠特從所請遴擇信臣付以重寄天下幸甚臣現眼疾在假俟稍痊安當求對次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御批

卿昨日已受命豈得再辭河東河北實繫

宗社卿宥密信臣朕所委寄便當來日受勅此

志決定卿切體之

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于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今來除命退伏惟念任重力薄恐辜委寄誠難勉強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誤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然因天下獻言而用其智謀上



稟睿訓旁資同列議論得暫承之于此今者忽蒙擢  
為大帥使之出將于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  
建議不容臣于朝者况自頃以來橫罹謗議或以為  
狂率或指為姦佞其甚者至以為收人心而又上煩  
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  
尚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廷乎臣區區一身誠  
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  
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  
院職事守本官致仕退歸田里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朕面諭已至誠意切當體國受命必無回  
命之禮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節出裴度傳一段令直筆錄賜卿忠義狗國何愧前  
人竚觀成效以寬朕憂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  
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

魏洪簡章  
疏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累具劄子辭  
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仰



荷委任之重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祖宗積累垂二百年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恭州數城之地為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

故誤有使令以度况臣實謂非倫非時未允公議且恐有誤國事伏望睿明于在廷之臣精忠選擇付之重寄庶几成功仰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意天下幸甚  
御批 已除卿宣撫使當受命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前出師表其言明于治體以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于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



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  
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  
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  
適遭金虜入寇宵旰勤厲憂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  
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  
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于攘逐戎  
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  
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

以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御批 覽卿疊奏銘記于懷但為國了事與卿共

太平之樂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既受宣撫使命以軍馬

批遷延不去豈非拒命上  
劄子待罪及繳納告勅

臣伏奉宸翰謂臣受命月餘遷延不去豈非拒命者  
伏讀震悚不知所措契勅臣于前月之二十三日受  
勅至今二十日當時蒙御批用太史局擇定今月之  
二十二日啟行臣以數事未辦當具面奏乞展三日



此乃恐事有未備上累國體非敢遷延今蒙聖訓以  
為拒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慈特賜竄責  
御批封還卿奏不須如此依定二十五日內起發

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  
請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  
書生遭遇隆際常願奮身効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  
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  
團結隊伍閔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軍需

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熟成上下應付咄嗟  
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  
謂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  
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  
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  
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  
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強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  
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  
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



下猶且聖訓如此况行師于千里之外謗譏交興上惑睿聽陛下當此之時果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有誤國之大事不若知難而退甘受竄誅之為得也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要以重任臣現居家敬謹待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宣頌如此止欲卿速行今特封還卿奏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

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知識淺短學術迂疎獨于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遠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際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効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于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豈可必哉宣撫兩路人



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于胷中  
安能有濟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于羣臣日侍清光  
尚難自處而况可使之統重兵于千里之外哉此臣  
之所以日夜憂懼而其勢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  
臣于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  
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尚書  
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骸骨  
歸于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待死之至  
御批卿何故如此方朕委付兩邊事俟卿前去措

置所有告勅封還不得更有陳請並無毫髮之疑  
止要促卿速行

第四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  
撫使重賜黜責特賜御批封還劄子仰荷天恩尤增  
感懼念臣小才無取罪狀已多與其他日受誤國之  
誅不若自歸于司寇伏望睿斷特正典刑所有宣撫  
使職事乞早差官交割管勾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封還卿奏



第五劄子

契勘宣撫司已漸就緒錢物之類並不曾支動望聖  
慈選差宰執代臣使事竊見徐處仁唐恪朝之老成  
累任帥臣諳練兵事可以充使如陛下不欲遣之于  
外但以使事委之且留京師令統制官等分領將卒  
前去劉鞅解潛處使喚以宣撫司錢物應副自足辦  
事更乞聖裁臣未敢搬出現在府第待罪聽候指揮

宣諭累百章不允所請

卿所請雖累百章不允可疾速辦行起發

宣諭疾速辦行

朕無纖芥所懷止欲激卿速行不須如此決不允從  
疾速辦行夜來所批督卿速行今推托如此何望焉

宣諭陳奏請行

河東兵民日望宣撫到彼朕批語欲卿行所有元批  
旨封進不期朕誤曉累乞退閑朕昨日進退疑惑甚難出手  
欲全君臣之戒垂之萬世今日見卿陳奏慨然請行  
釋去疑惑足見忠義之誠久而益堅朕甚嘉之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四十八

奏議

親筆宣諭自行措置事宜不須與三省議

論宣撫職事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宣諭不責速進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宣諭所到如親行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謝賜御筵表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謝賜鞍馬表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親筆手詔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謝宣撫河北河東路降親筆手詔表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第二劄子

親筆宣諭自行措置事宜不須與三省議

路允迪等卹其家甚善益見狗國勤勞之意卿不須

與三省議此事已決何必如此凡事斷而可成再三

反覆愈亂人意卿可一心措置備辦成功之後與卿

共享太平之樂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之二十有五日出師上劄子論

宣撫使職事及稟受廟算以行乞

臣伏蒙聖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

覆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

命受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

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

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

三大臣不以為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疎虞



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為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陛下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于萬一實區區之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臣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 第二劄子

臣伏蒙宸翰卿出卿今論已定者仰荷委任之重者深感懼然茲事體大繫國安危非臣一人所可獨任其責宰執間議論尚有不同者徒迫天威罷師道而

遣臣觀昨日之所評議與今日之所施行其意可見伏望聖慈更盡大臣之謀使人無異辭同任成敗他日或少有差歧不獨臣受誤國之誅豈勝幸甚至以身殉國進而死敵則臣之素志也夫復何說以辭

### 第三劄子

臣契勘童貫以樞臣為宣撫使踰二十年所握者皆關陝之精兵西討夏賊南殄方寇北攻燕雲喪失師徒無慮數十萬遂使國家兵勢削弱以至今日有夷狄憑陵之禍然貫一時蒙上皇信任之專武臣將帥



皆出其門內帑供給不可勝計置平貨場等以幹萬  
貨之低昂豐財足以養士厚賂足以弭敵故雖行師  
用軍無有紀律久而復敗今臣受任于國家艱危之  
秋姚种二帥馬軍潰敗之後褒疲劣久不訓練之兵  
以抗強敵率烏合素不拊循之將士以徼成功甚矣  
其責重而且難也惟有一策不受金帛以養士而作  
其氣度几可為而今之宣撫使司悉仰給于朝廷府  
庫空虛無以給予前日乞一百萬才得實二十萬已  
有難辦之論不知何以使臣率勵將士支招兩路而

寬陛下北顧之憂也陛下謂臣忠義感激奮不顧身  
則可謂臣諳練兵事果能成功則不可夫以兵弱財  
乏之時而欲徇國家之急以捍屢勝驕暴之虜雖三  
尺之童亦知其難更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  
慮之異時無謂臣輕率敢往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  
議者又謂臣建守三鎮之策今日之事臣當任其責  
是大不然三鎮者祖宗陛下之三鎮果能守則當與  
天下共守之如必使建議者任其責則後誰敢為陛  
下納忠者更望聖慈特與宰執商議審處今各為奏



明言遣臣之利害是非如何激勵士卒如何應副錢糧屯泊當于何處戰守當用何策斷自睿意使臣得遵稟而行不致誤事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第四劄子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宇臣以菲才特蒙獎擢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遇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効而才疎智短終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遑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

仰承委付之意至于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志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算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几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畧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于防秋莫急于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兵重于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



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當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算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執政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貪生愛死誠恐有誤國家之大計故敢冒昧

言之仰瀆天威伏生戰慄

宣諭不責速進

應河北河東並使宜施行不可深進或少衄亦不為罪捷封亦不為喜但堅固期于全三鎮是朕之意卿宜體此不責速進但款曲圖之庶保萬全

親筆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朕信任卿堅如金石一應行事朝廷豈能預兆定得卿可一切便宜行事

親筆宣諭所到如親行



李綱所到如朕親行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啟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紫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全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紬物一百匹棟茅小龍茶三千夸椽燭五十條刀劍六口又馬甲一副金鍍銀鑿椅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枝烏銀犀皮銷劍一口者總戎兩部曾未鬯于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于天

寵轅門改觀帥帷生輝荷優賤之有加揣虛庸而失措謝中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與服之宜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勲慨念臣愚早逢聖主篋著銖分之數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幣仍豐于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于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琯戈寶劍俾執銳以輸忠鳳菽蘭膏期通霄而盡瘁丁寧示眷偃僂啣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躋中興之業力排群議獨奮睿謀脫三



鎮于犬羊拯兆民于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救寧察臣  
早與于邊機故此俾宣于廟算憫其行役被以寵靈  
臣素性庸愚敢不肅整勝兵大催驕虜期無南下之  
牧仰寬北顧之憂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啟筵  
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  
筵宸襟猥煩八簋之陳詔語春溫威顏天邇中伏念  
臣奮身苦寒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

諳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筦樞密空糜廩庾適犬戎  
之犯順騎遶并門驅虎士以遘征軍連伐北憫其行  
役錫以晏娛仍招佩索之臣以示加籙之寵釘繁列  
宿粲鏐帶之內盼光奪流霞盞玉舟而親勸驩騰部  
曲榮絕典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英恂懔輔  
弼大享以養躬節儉以勞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  
廢已侈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  
之仁力制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  
至以策勲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于赤壤上君王之



萬壽行人賀于紫宸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本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差翰林學士吳某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已霑零露之恩宴衍俯臨再被祥雲之渥載惟僥冒第劇戰兢謝中伏念臣社櫟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于忠義逢時竊意于功名適于艱難猥叨任使超居轄曾固著于休功繼掌樞衡迄蔑聞于善狀自惟迂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

之備寫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侈初肆筵于中禁復申稿于上林天厨具備繹之珍樂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懦衷下及羣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羈旅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鯁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之俘願希蹤于前世卻南牧之騎期無愧于後人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馬三匹金鍍銀鬃



裝紮繡鞍一副烏金裝蕃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威  
在望中遣左璫之重載頌內廐之良佩服恩榮祇深  
慚懼謝中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以  
馭羣臣念其馳驅之勞錫以駢蕃之寵壯元戎之十  
乘解左服之兩駟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臣  
敢不仰承睿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  
軀而何惜餘年尚在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愆  
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數日不見卿良深引望途中勞神不易太原重事委  
任于卿更宜將慎用副朕懷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屆時  
眷區薄之勤止載惟忠蓋深所歎加顧邊警之未寧  
繫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威而銷萌  
宜持重以制勝往思恣慎務決萬全卿其勉圖朕所  
傾竚夏熱卿比來定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之初總  
帥道出鞏洛望空拜陵



寢上劄子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而遠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諛言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蒼生億兆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愚忘生觸死冒進狂言干犯天威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

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違咫尺之威捧誦紮泥遽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超執事機方羯胡蓄銳于晉疆而燕寇肇兵于朔部長蛇封豕肆毒吾民鋒蝟斧蟾扞我天代屬神聖之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實安危之所繫願舉措之敢輕負素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



擴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  
訓迪者必觀其所蔽慮臣輕于料敵故申特重之言  
以臣勇于赴功故有恣慎之誠乃形一札以取萬全  
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皇之秘畧參以並  
行體魏武之新書勤以從事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覽卿所上章陳深考祖宗之法等事足見忠義受君  
之心當一一銘記于懷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靖康元年之四月  
公在樞密院乃與

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  
朝廷降旨詔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書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

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  
其現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  
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  
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  
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  
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瞻而思報者  
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



入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甚危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札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指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一帶控扼地方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

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數十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置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用廣福建



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敢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閔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臣何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

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扞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賫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又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懷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燃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



卷之四十八  
之何止于火未及燃殆處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于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

秋之兵才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雄世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昨奉聖旨令即遠發赴宣撫使外有所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几不誤國事

###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



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事臣前奏論  
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者昔周為犬  
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  
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  
直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  
遠方之兵踴躍起發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  
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  
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  
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

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卷之四十一

十一





